

20世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地位

李植 树

作者 李植 树，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430072

关键词 20世纪 人类历史 地位

提要 19—20世纪之交，世界从总体上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处于这个历史新阶段的开端，它开始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最伟大的转折。这个转折集中表现为三大发展趋势：第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大大加快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第二，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是20世纪的最强音；第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逆转。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20世纪占有重要地位。它把世界历史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科学技术不断出现重大突破，世界经济有了飞跃发展，社会有了很大进步，世界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怎样在世纪之交重新审视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世界历史，认识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同时，提出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他们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提出人类社会历史经历了由“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要经历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不仅为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学说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而且提出了从历史的高度观察重大事件、把握历史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视野和方法，对于认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认识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和前途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社会由同时存在的诸多民族组成，它们最初是处在各民族各国家封闭的分散发展状态。由于各民族各国家的经济基础都是以农为本，农业是决定性生产部门。以农为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这种闭塞的经济决定了各民族各国家的闭塞性，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被分割在狭隘的各个民族地域中，那时的历史只能是各民族各国家狭隘的地域史或狭隘的民族史。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交往和联系，但不能从根本上突破各自的闭塞。

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之间闭塞状态具有世界意义的突破，开始于资本主义在西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于15—16世纪东西方之间、新旧大陆之间跨越海洋的新航路的开辟。从15—16世纪之交开始，人类历史从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转变，“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③。到19—20世纪之交，世界终于形成为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实现了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转变。伴随人类社会从分散向整体的转变，开始了各民族各国家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就是各民族各国家开始从狭隘地域性存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历史转变，人类社会历史开始不再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任何民族、国家、地区都成为世界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国家的发展，都

离不开世界。

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各民族各国家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19—20世纪之交，世界从总体上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开始了真正的世界历史。但是，这不等于各民族各国家都同时完成了这个转变。由于各民族各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它们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同步进行，更不是同时完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④。这里明确指出首先进入世界历史的是文明国家，即欧洲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们具备了进入世界历史的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代替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消灭了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能否实现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决定于各民族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与外界交往的程度。任何国家，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和与之相应的世界交往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结束孤立的封闭状态，实现生产商品化和生产社会化，由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全面介入国际市场，结束民族地域性历史，实现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⑤他们深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必然“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正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一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也不能脱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个人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都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个伟大变革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历史表明，各国各民族都存在一个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而各民族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很不平衡的，很多民族和国家还远未完成这个转变。它们仍然要随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由各自封闭逐步走向开放，从彼此隔绝转为相互依赖。因此，人类社会历史远未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20世纪的世界历史仍然处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界性进程中。这

就决定了20世纪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决定了20世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世界整体在19—20世纪之交形成后，世界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的根本特征就是整体发展。20世纪处于这个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开端。它的重要地位在于，大大推动了各民族各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大大加快了世界历史的进程。20世纪向人类作出的贡献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个世纪，它开始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最伟大的转折，这个伟大的转折集中表现为以下三大发展趋势。

第一，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大大加快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一次长时期的世界范围的大变革，它的物质基础就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发展。可以说，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两根主轴，世界历史是在这两根主轴的推动下产生发展演变的。科技革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突出地说明了这点。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世界已接连发生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70年代中期又开始了一场新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中在微电子、核能、生物、航天等领域所取得的高科技成就，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尤为巨大。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科技革命一次接着一次，作用越来越大，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影响其它因素，并与其它因素相互作用，推动历史前进。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之大和它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之深，是过去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在20世纪的迅速发展，使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比过去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空前的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1953—1975年间，年均总增长率达6%（人均产值为4%）^⑥。事实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经济在全世界日益推广，越来越多国家引进与信息有关的一切新科技，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掀起了一场经济全球化浪潮。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它使世界从生产、销售到金融各个领域都进入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结果，它反过来

来又推动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发达国家加速了现代化进程，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东亚、中国、巴西、墨西哥等）工业现代化步伐加快，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口开始摆脱长期的不发达状态，这些发展中国家迈开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步伐，从而大大推动了整个世界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这场大变革中，资产阶级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自觉地发挥了先驱作用，他们使商品和资本在世界流通，使先进科学技术在各国传播，从而打开了那些长期与外界隔绝、处于封闭状态的发展中国家的大门，将后者卷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并不同程度地卷进世界历史进程。但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决定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与外界交往的程度。而资本对内的阶级压迫和对外的民族压迫，即资本的国际统治，严重地束缚了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国际范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竭力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坚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特权，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些又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起了破坏作用。

第二，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是20世纪的最强音。

资本向全世界拓展的几个世纪，也是殖民主义掠夺奴役压迫各个弱小民族和国家，并将后者变为自己的殖民地附属国，建立血腥殖民统治的世纪。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其实质就是创造出两种人：资产者和雇佣劳动者。这个雇佣劳动者包括本民族的劳动者和外民族的劳动者。到19世纪末，资产者已将世界瓜分完毕，世界被划分为少数压迫民族与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后者都丧失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亚、非一大批国家被德、意、日法西斯占领，遭受奴役，也丢掉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战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也面临威胁。

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它们获得解放的起点，是与世界进行交往的前提。民族独立成为一切国家、民族获得解放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并贯穿其全部历史进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遭受殖民奴役、法西斯统治和霸权主义

侵略，丧失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就不能正常发展，也不能与外界进行平等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交往与合作。只有获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人民的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外开放，进行世界交往，增强国力和在世界的影响。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成功，首先不是剥夺资本，而是剥夺国际资本的民族压迫和附属于这种压迫的反动力量，取得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

20世纪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几个世纪殖民主义造成的世界划分为东方与西方、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格局终于在20世纪被打破。首先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欧、亚一系列被法西斯奴役的国家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接着，大批殖民地附属国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主权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组成第三世界，参加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使联合国由1945年成立时的51个成员国发展为185个。这些国家开始了由衰败到振兴的新时期，并逐渐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

殖民地附属国获得政治独立，意味着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上已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但还未根本解决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必须对内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反对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在整个20世纪，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都是围绕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展开的。在获得民族独立前，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斗争，宗主国则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镇压、政治欺骗、分化瓦解等，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维持它的殖民统治。在殖民地获得民族独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竭力使发展中国家存在于供它们压迫和剥削的范围内。因为北方的富有是建立在南方的贫穷之上的，没有南方的贫穷，便没有北方的富有。两极格局解体以后，世界不再由两个大国或大国集团控制和操纵，已成为一个多种力量和多样化的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科技优势，力图强使发展中国家服从它们的利益，按照它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行事。它们惯用“人权”干涉、文化霸权和经济制裁等大棒来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地区武装冲突和民族宗教矛盾中，它们从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要求有关各方按照它们的意愿和标准来解决，否则就要进行制裁，甚至动用武力（包括使用高科技武器），参与武装冲突，使这些地区矛盾复杂化，更加难以解决。这些作法的实质是，

彻底摧毁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意识和历史创造精神，最终接受西方的经济政治模式和价值观，重新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

可见，尽管被压迫民族在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仍然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南北关系问题仍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70—8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影响增大，已成为正在形成的新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少数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它们同北方的差距是在缩小，但是对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差距仍在扩大，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不仅这一差距扩大，而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在不断下降。所以，对于10多个国家来说，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在缩小，而对于其他100多个国家来说，这一差距在继续扩大。当今世界，有20多个富国，10来个已开始缩小同富国之间差距的穷国，还有将近140个更落后的穷国。穷国只有在经济上富强起来，不断缩小同富国的差距，才有力量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经济上愈发展，愈不依赖西方国家，政治上才愈有发言权，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才愈有保障。

第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逆转。

20世纪的伟大事件是俄国、中国等一大批国家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突破了国际资本战线，使人类社会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过渡是与20世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整体发展已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的根本特征分不开的，是与20世纪上半叶世界出现战争与革命形势相联系的。

20世纪上半叶，在垄断资本的国际统治下，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出现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各种严峻挑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资本主义列强企图通过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争夺世界霸权来解决矛盾，结果，战争激发了一系列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着，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法西斯作为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尖锐而又无法解决的产物迅猛崛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欧、亚一大批国家从民主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这些表明，20世纪上半叶世界出现一个战争与革命的

形势。资本主义国家在各种挑战面前束手无策，无法对付。而社会主义苏联却战胜了各种挑战，它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工业化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迅速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起了决定性作用。各国共产党是反法西斯斗争中最坚决最勇敢最重要的力量。欧、亚各国共产党在有利的世界形势下，在人民的支持下掌握了政权，使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日益明显的重大变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世界经济的发展繁荣，经济国际化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不断加强，使各国的经济利益密切联系，各国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这些使经济和科技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各国越来越重视发展本国的经济和科技，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国家为赢得一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展开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世界上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的主题。到70年代，世界主题则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

在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和斗争的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它们之间由进行军备竞赛、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逐渐转换为争夺综合国力的优势，特别是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的斗争。经济因素已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战争与革命的深刻教训，对其经济发展战略作了调整，取得了20多年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缓和了自身的矛盾。它们凭借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向社会主义国家推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西化，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在赢得胜利大进军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下，长时期在认识上落后于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未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领导人的形而上学，使他们在战后只看

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面，看不到社会主义还有吸取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的一面，他们对资本主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战后一再掀起的科技革命置若罔闻，不予重视，对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严重的弊病不及时进行调整和改革。尤其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重心，不是发展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而是和美国搞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这就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生产发展速度不断下滑，人民群众不满。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高唱要用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新思维”，用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去“更新”“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转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这种改革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摧毁社会主义。它是促成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端，并作为资本主义的代替者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容纳它创造出的社会化生产力，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生产力，解救被资本主义剥削的雇佣劳动者。19世纪中叶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20世纪的苏联、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适应这个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它们都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矛盾尖锐的产物。资本主义现在怎样？是否已改变了它的本质？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虽然全面调整了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并未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只是作了一些局部调整，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并未解决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当然，在世界范围内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经过大半个世纪的严重较量，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未被消灭，而且还在占世界人口1/5的东方大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找到了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新表现形式，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从70年代末起，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形势出发，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的基本路线，打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局面。到21世纪中叶，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全面进步的、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将屹立于世界。当前，除中国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严峻考验，站稳了脚跟，都在采取重大措施，进行调整改革，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各国共产党都在总结国内国际的经验教训，制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战略和策略，探索在各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尽管面对暂时还处于优势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21世纪还会遇到困难和新的挑战，甚至还会遭受挫折。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发展到自身无法调节和消除的地步，随着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日益显示出优越于资本主义，随着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的发展，可以肯定，21世纪必将迎来社会主义振兴和发展的新高潮。

社会主义在20世纪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资本主义的坚冰已经开始被打破，人类驶向社会主义的航道已经开通。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实践中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上述20世纪的三大发展趋势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进步的物质基础，是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条件；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人类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它为前两者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三者都是在20世纪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它们反过来又促进了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三者构成当今人类历史伟大转折的主要内容。这三大发展趋势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中已充分显露出来，但并未完结，在正在到来的21世纪中还将更加展开，使21世纪的世界历史更为美好。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 ②③④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 88 114 88—89 86页。
- ⑦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2页。